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繡球 第二十五回 添學校改拆祠堂 為愛女托薦師傅

話說那官與各紳士入席之後，講到正文，並不甚為籌款勸捐是要把一個祠堂拆卸翻造，改做學堂的事。這祠堂原是公中建造，奉祀兵燹時地方上殉難的官紳，幾十年來，或已另建專祠，或已由各家子孫祀入家廟。起初還由地方官春秋主祭，後來也漸漸廢了，成為虛設。內中的房屋基址，卻還寬大，徒然糟蹋，沒有用處。如今正須廣開學堂，經費有限，所以想就此改造。但這祠堂雖是公中之產，不能不與紳士商量。內中還有幾位後代式微的，既無專祠，又未曾移奉家廟，不妨並入昭忠鄉賢等祠。當時那官在席上將此話說知，請教大眾。湊巧這席上五位紳士，多沒有他先輩在此祠內。第一個那年輕首坐的說道：「這祠是奉旨建造，既然改動，仍須稟明上司，入奏請旨，官不能擅動，我們紳士，更不能作主。」那官道：「理應如此，不過先問問諸位，要拜託諸位，向各家子孫通知一聲，然後由我具詳上司，想來沒有不准的。」那年輕的又道：「我無多日耽擱，仍往北洋，此事請在座諸公費心了罷。」大家便都說：「這是容易，等我們去尋了各家子孫通知此意。老公祖一面具詳上司，上頭沒有不准的，難道底下還有什麼？」那官道：「因為這祠有奉祀地方上的鄉先生在內，所以兄弟不能不借重諸位領袖，同那鄉先生的子孫說明。既承諸位肯費心，就請查一查，現在有幾家子孫？在於何處？將來移奉牌位到昭忠鄉賢祠去，自當傳禮房通知他們，並不要他們費用分文。」各人同聲稱是，惟有李太史始終沒有搭牙，並非不以此事為然，是看不過那年輕的氣餒，起先就同他說話說搶了，因此不願開口。

等到席散送客，李太史卻落後一步，先問那年輕的是何等樣人。約略的談了幾句，說到辦學堂為當今急務，固然越多越好，外間風氣未開，正靠著官府提倡，今日議的這事，實在不錯。那官也問道：「聞得外頭男學堂倒沒有人興起，只有個女學堂辦得很好，說是一位老明經黃通理的夫人所辦，雖也具過稟，立過案，因為他是女人經理，所以也不曾去考察過，大約不過教女孩子們認字、學學針線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，所以也沒有什麼流弊，倒還安安頓頓。」李太史道：「這女學堂，全是黃夫人同他一個換帖姊妹叫做畢去柔的兩人創立，經費也是兩人承當，程度規模十分完備，絲毫沒有學堂的習氣，所以開了將近年把，好像還默默無聞。」那官又問道：「他這個裡頭，難道就是黃夫人同姓畢的嗎？」李太史道：「他裡頭人是很多，大主腦卻是黃夫人一個，其餘還有幾家眷屬，便是賤內也在其內。」那官道：「尊夫人也在內，可見都是一班閨閣名流，自然做出事來與眾不同。兄弟有個小女，今年也十一歲了，自幼為他祖母鐘愛，兄弟現在五十望外，只有這個女兒，他娘又不免縱容些，弄得頑皮不堪。」正說間，他這小姐從前面走過。那官就喊住了，叫來拜見李伯伯。這位小姐便大踏步上來作了一揖，回頭就跑了開去。

李太史道：「令媛竟當作令郎打扮，若不說破，真看不出來。」那官道：「如今正講究小腳放大腳，所以也不替他裹，實在他娘過於溺愛。依兄弟之見，也想叫他上上學堂，或是請個女師傅進來，教他念兩年書，可惜公事太忙，沒有功夫料理到此。」李太史道：「這話真正高明。大凡子弟們，不論男女，都不可過於溺愛。當今女學發達之時，教導女孩子們，更要同男孩子一樣。況且像老公祖的千金小姐，尤其是地方上，一班正經女孩子的表率，平日雖然不出衙門，自應該在衙門裡也讀讀書。」那官道：「說來見笑，小女偏喜在衙門外頭頑耍，他娘是縱容慣了，兄弟又管不到，除了叫他上學，沒有別法。」李太史道：「小孩子們性情活潑，也不能苦苦的拘束他，就是在衙門外頭散步，十一二歲的小姐們，又打扮男裝，卻不要緊，不過要跟的人時常提防。說起來倒有一句話，不敢不申明瞭。前日就是那女學堂裡有幾個十一二、十二三歲的學生結伴上學，碰著貴價帶了令媛。看見他們，令媛說了一句頑話。那些學生也回了一句頑話，只都是小孩子脾氣。不想帶著的那位貴價，走上去就打人。那些女學生不敢分辯，走到學堂裡告訴了師傅。那師傅黃夫人，自把這些女學生勸勉了一番，不許生事。當時賤內親耳聽見，回來同兄弟說起。已過之事，老公祖也不必問，以後吩咐謹慎些就是了。」

那官聽說，便叫了他那小姐，問：「前日跟的是誰？」傳上來大罵了一頓，又吩咐宅門內外的人，以後不許讓小姐出去。回頭又對李太史道：「這話承情得很，兄弟那裡曉得有這些事？千萬請老兄回府，告訴尊夫人，請尊夫人在那學堂裡說句好話，兄弟這裡一定要把那混帳東西，攆他回家，一面能夠托尊夫人薦個好好的女師傅來，最好多出些束脩，在衙門內室旁屋，另外收拾兩間屋子，做個書房。服侍的老媽子以及飯食供應，都由上房出錢。女師傅若是自己有小姐帶進來做個伴，也可使得。兄弟不放心叫小女出去，不然，就叫他進那女學堂。有尊夫人在內，還怕沒個照應？只是小女太覺頑皮，賤內又十分護弄，不如請個女師傅，不但小女有人管束，連賤內也可陶熔陶熔。」李太史忙道：「這好極了，兄弟出去商酌些，有了人就來送信。至於那貴價既然申飭過了，可以了事。兄弟不該饒舌，還請看在區區面上，留他一個地步。若把兄弟一句話，砸破他的飯碗，叫兄弟怎樣安心？」那官隨即又叫了這個管家上來謝過李太史。

李太史告辭而去。回家將這日議事及托他薦女師傅的話，同李振中說知。李振中又同黃繡球、畢太太各人去說，先說薦女師傅，各人頗費躊躇，一則學堂裡的同志閨秀，如胡進歐、文毓賢、吳淑英、吳淑美諸位都有不便，以外竟無人可以膺此職任。論程度，像王老娘、曹新姑兩人之中，盡有一人可以去得，但是王老娘究竟年紀太大，曹新姑是不能離開王老娘，而且衙門當中，究竟不是此二人合宜的所在。大家想了一回，也就擱起。

且說那祠堂的事，外面查了一查，除去有專祠有家廟的幾家，都還興盛，說出去都無可無不可。那沒有專祠家廟的，共是五家，這五家，有一家只有一個孫子，年紀才七八歲，上頭並沒有了父母；有一家，一個兒子已改了做生意，經商在外；下餘的三家，家中都只有女流，每家一個女孩子、兩三個女孩子的不等。去告訴了他們這件事，他們這當中都不聞不問，偏是那三家的女孩子，一個個都在黃繡球女學堂裡，年紀雖小，意識開通，說：「把祠堂改為學堂，極是好事。祠堂盡私德，學堂任公德，公德不明，私德就不能表現。況且仍舊把牌位移奉昭忠先賢兩祠，不廢香火，更於私德無礙，有何不可？」於是查了之後，就照著多數的意見，回覆那官。

那官果然詳稟上司，允准出奏，皇上家自然也沒有不准的，幾個月裡頭，就把祠堂牌位，分別移開，收拾房子，改作中學堂。往前把書院所改的，做了小學堂，因為小學堂容的人數多。這祠堂房子略小，只可容一二十名學額，故留為小學升途，做了中學。一時這中學添籌經費、議定章程、延聘教習，都是那地方官辦理。這官久聞黃通理夫婦辦家塾、辦女學堂的名氣，幾次三番托人來邀請黃通理，幫著商議，且有推黃通理做經理的意思。黃通理總因是官辦名目，托詞不去。

張開化張先生卻暗中慫恿著，說：「這位本官，人倒可與有為，單看他把祠堂就能改做學堂，安置得妥妥貼貼，已經非同流俗。又能慕你老人家的名，再三敦請，你老是熱心教育的人，豈可始終推托，辜負他一片好意？他原是培植我們村上的人，你老一去，也是盡我們村上學界的義務，愛我們村上大眾的同胞，沒有這官來請，還要把你老的抱負本領漸漸推廣出去，那有過此機會，倒執意退讓的道理？我張開化還想跟著你老有個什麼用我的處在，難不成竟叫我失望嗎？」

黃通理聽張先生前半截的話，還在那裡自思自想，不甚關心。聽到後來張先生也巴望做事，才激動了心，說：「老張，我們開了這家塾同女學堂，你是曉得的，已經忙個不了，時時刻刻恐怕放棄責任。起先沒有開辦，只當是一年半載，立定基礎，可以擴充。如今看來，就很不容易。自己擔任的事，說不得悶著頭竭力的去幹，自問才情，再不能兼幹第二樁，所以躊躇不肯答應他，心上不是不想烈烈轟轟，立刻把我們村上變做一片文明之場。可是古人說的『欲速則不達』，又道『其進銳者其退速』，如今各處辦學堂的，都標著一個速成的名目，橫著一條速成的心思，我想中國自古教學的法子，既有年限，如今泰西各國教學的法子，也有階級次序，這速成一科，原是從權的辦法，細攬起情理來，不怕人是絕頂聰明，那有個一年半載就能當得一個成字？我們現在教蒙學，尤其要專心耐久，果真把我們這家塾女學堂兩處小孩子都陶熔出來，就算養成了幾十個教員。先有了教員，再分出無數學堂來，便不怕學務不興，也不至有種種弊病。看似功夫遲些，卻是一發達，就同一樹花似的，一齊開了，豈不彬彬茂盛？現在開學堂

不難，難在得幾個完全教員。假使當教員的不合程度，雖然認真，也不免事勞功半。況且風氣初開，習俗未化，從前講學問的人，不是太高，便是太低，高的近乎迂闊，低的更多腐敗。我們村上又向來腐敗到極處，非一時所能轉移。若是各人肯以國民自任，結成團體，曉得地方自治主義，那事就好辦了。一沾了『官辦』兩字，便算那官真正實心，托付了我，我也不恤人言，盡力承辦。究竟事既當官，地方上的人，不問誰，都可插一隻腳，開一張嘴，弄得不好，連官也不得安逸，說不定三個五個月，事情還沒有頭緒，官倒調開了。後來的能夠保存，總不能夠沒些更動。萬一竟同前任反對，從中那些插腳張嘴的人，再加上些傾軋，可就一敗難成。雖說添一番阻力，必定長一番新機，到底鬧得亂糟糟，有損無益。」

黃通理話未說完，張先生洗耳拱聽，旁邊畢太太說：「這其中微有不同，如其是官辦照例的事，像那書院改的學堂，我們自可不必過問，這回卻是特別的舉動，那祠堂裡先輩的後裔，又恰恰都在我們女學堂，聽他們所講公德私德的幾句話，很是明白。通理先生，就看在這幾個女學生分上，不要推辭。」黃繡球道：「我家通理做事，說有這種遲遲疑疑。他偏不是請我，不是改女學堂，若是請我去開女學堂，我不管他事情如何，既請教到我，我總肯去的。何況這是分內應當去辦的事，那裡顧慮得許多？你不記得你從前何等憤激，如今變成了這般畏縮，再歇幾年，怕你連這家塾還不高興開呢。」黃通理只笑而不言。

畢太太道：「可惜妹妹萬不能丟了自己的學堂，應聘去教那官的小姐，此外就實在無人可薦，這也是打通我們學界的機關，不可錯過，總得替他想出一個人來。」黃通理便道：「就是這句話呀，我這家塾，也急切少個替手，怎樣又好去接那中學堂？斷無把自己已成的丟開，又去辦初創的。不過我總還分得開來。繡球，他是我一隻大幫手，斷不能叫他進那衙門裡去的。讓我明日就去見了那官，請他將小姐交給繡球，到學堂裡來。」黃繡球、畢太太同聲說好。張先生不覺的笑道：「從今我們村上，一定應著黃大嫂子的話，可以繡出光彩來了，好叫別處人看熱鬧，看得眼花繚亂，這才快樂呢。」

大家說過之後，到了第二天，黃通理果到那官府中拜見。那官兩三次來請黃通理未去，原想行個先施之禮，只因事多耽擱。這日聞說黃通理到來，隨即邀入相見，著實敘了些仰慕佩服的話，然後說道：「拿祠堂改辦學堂，一切經費章程都大略議定，經費雖不能多，總叫常年足敷開支，一面再加籌劃，積成的款。惟是章程怕有什麼不妥不好之處，要拜托你通理先生悉心參酌。一向聽得尊夫人辦的女學堂，有條有理，都是先生從中主持；又聽得先生府上設立家塾，教法極好，所編的教科書，如今各處風行，稱為善本，可見先生大才，為一鄉之望。不過同先生少親近些，今日幸蒙光臨，當面領教。」黃通理只是謙謝不遑，看他的章程底稿，也就是尋常普通辦法，果然經費足，辦得好，事卻不難，一時且不肯承任，用話支吾開了。

漸漸的引到李太史所說，要替他小姐請一位女師傅。那官道：「這事能夠費心更好。」黃通理便將難得其人的情形說知，又言：「提倡女學，正是美事。晚生家所辦的女學堂，還不十分腐敗。在內辦事的，也都是鄉紳眷屬，沒有弊端，若請令媛小姐到堂讀書，顯得格外體面。那些地方上的女孩子，更必聞風鼓舞，只要打發老媽子，早晚接送，在學堂裡，都是幾位奶奶小姐親自照應，大可放心，並不收什麼束脩。」那官道：「小女一向給他嬌養慣了，尊處的學堂，覺得路太遠些，既然承情，何不在那鄉紳眷屬當中舉薦一位，請到我衙內設帳？如嫌不便，就早上用轎子接來，下午用轎子送回。小孩子初次開蒙，那裡望他能領會什麼？不過帶著叫賤內也聽聽看看，開發點知識，這倒是兄弟的實情。」

黃通理聽說這話，心上大喜，便道：「這就等晚生回去，告訴賤內，代邀那姓畢的畢太太，早晚到衙門裡來，見見這裡太太，另外商議。至於中學堂的事，晚生把章程也帶去細看一回，再來請示。經理一席，實在不能承當。」那官道：「這是必須借重，先生如果分身不開，也請舉薦一個人。貴地方上人才雖多，究竟能擔任學務的，兄弟不很深知。卻不比從前書院請山長，只顧情面聲望的事。兄弟雖是俗吏，還明白這一層的。」黃通理不覺大為敬服，答應起身，說：「老公祖如此通達高明，真乃地方幸福，晚生那容不竭力效勞？一准等明日回覆上來，賤內也一準明日過來給太太請安。」那官送出黃通理後，進了上房，也與他太太說了。下文怎樣，再看下回。